

三语形容词习得中的迁移现象研究

张静怡 王婉儿 杨淑华 杨春婷 郭圣琳 (通讯作者)

华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510642;

摘要: 多语习得中形容词的跨语言迁移机制研究对优化语言教学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多语间形容词迁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 从形式、语义及概念层面探讨中国双外语学生的形容词迁移现象。研究发现: 汉字同源性和汉英双语语序皆为影响迁移的重要因素; 语义重叠度高时正迁移现象显著, 而文化隐喻冲突时易引发负迁移。

关键词: 形容词; 跨语言迁移; 形式迁移; 语义迁移; 概念迁移

DOI: 10. 64216/3080-1516. 25. 10. 036

引言

语言迁移 (Language Transfer) 是二语及多语习得的核心议题, 具体指学生已有语言知识对新语言学习的影响 (蔡金亭、李佳, 2016)。对外语学生来说, 词汇习得是多语习得的核心难点 (Laufer、Batia, 1986), 这是由形容词语义丰富且具有文化依存性所引起的 (刘明, 2014; 周义群、张伟, 2020)。形容词的跨语言迁移通过语言层迁移和概念迁移影响多语习得效率。本研究以蔡金亭、李佳 (2016) 的语言层迁移和概念迁移的研究方法为基础, 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探究中国双外语学生对三语形容词在语言及概念层面的迁移, 旨在为多语迁移提供实证依据, 为多语教学提供建议。

1 文献综述

张磊 (2018) 对比汉、英、日形容词变形差异, 这些差异会通过概念迁移和形式迁移影响二语/三语习得。刘文静 (2019) 聚焦通感形容词转用, 发现汉英日通感形容词转用存在显著差异。还有研究发现母语概念范畴 (如时间空间隐喻) 对二语表达产生跨语言影响 (Bagherian, 2012)。二语水平对隐喻项习得的影响具有动态性, 随义项的认知和文化特性而变化 (周惠、孔彦君, 2023)。

现有研究以二语迁移研究为主, 多语迁移研究较少 (蔡金亭, 2024)。现有形容词迁移研究主要集中于双语领域 (周惠、孔彦君, 2023)。蔡金亭、李佳 (2016) 提出需结合语言层与概念层的多维视角来提升多语迁移研究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因此本研究聚焦“大/小”、“黑/白”、“喜/悲”三组典型形容词, 揭示三语习得中形容词迁移机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 1) 汉、英、日形容词迁移的情况是怎样的?
- 2) 汉、英、日之间形容词的迁移现象有何差异和共性?

2.2 调查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通过方便抽样法, 选取中国南部某大学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开展调查。调查对象来自法学、园林、智慧渔业等非外语专业。调查对象在大学前系统学习过英语和日语, 有双外语基础。调查开始前笔者详细说明了调查方法和目的, 告知调查对象自愿参加, 可中途退出, 且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调查分 2 次开展, 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和 2025 年 4 月。第一次回收 100 份问卷, 有效问卷 82 份; 第二次回收 150 份问卷, 有效问卷 148 份。有 13 名调查对象同意接受后续访谈。

3 研究结果

3.1 汉日语言迁移

3.1.1 形式迁移

从调查结果来看, 形容词在形式方面的迁移有两种原因, 一种是学生受汉日汉字同源性影响导致负迁移。受汉语“黑”字影响, 14% 的学生将“黑漆漆”误译为「黒い」。

另一种则是汉日语法结构差异, 日语词汇在句中可灵活变形, 汉语并无该特点。日译汉「後世に大きい影響を与えた作品とされています」一题中的「とされています」意为“被认为”, 受汉语“正在……”结构影

响,约 14.8%的学生误译为“正在创作的作品”或“作品被发布了”。汉译日“这个喜悦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一题涉及到形容词变形,出现了「速い全国に伝えました」「速さに広まりました」等误译。

3.1.2 语义迁移

当汉日形容词语义相同或相似时易形成正迁移。在汉译日“他看见前面出现了一座大房子”一题中,汉语“大”与日语「大きい」的语义重叠度高,92.6%的学生能正确翻译。

当汉日形容词语义差异较大时易形成负迁移。在翻译“大房子”时有 1 位学生使用「広い家」,「広い」在日语中侧重“范围广阔”,而「大きい」侧重“体积或规模大”。汉语的“大”可同时表示“体积大”“面积大”,故学生将“大房子”误译为「広い家」。

3.1.3 概念迁移

二语习得过程中同时存在着语言层面的迁移和概念迁移(蔡金亭、李佳,2016)。母语的隐喻能力先于二语存在,隐喻能力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能力,更是一种概念化能力(刘永兵、张会平,2015)。

当汉日双语形容词概念和隐喻重叠时易产生正迁移。在日译汉「彼はとても腹黒い」一题中,因汉语“黑”的隐喻涵盖日语「黒い」的隐喻,92.6%的学生能翻译正确。汉日语中都有关于“黑”的引申义:有嫌疑、有罪,且都采用“黑”表示负面意义。

当汉日形容词概念与隐喻产生冲突时易产生负迁移。在日译汉「外出するときは白タクに注意してください」一题中 4%的学生将「白タク」误译。「白タク」是“白”一词的隐喻,指没有营业执照的非法出租车,即汉语的“黑车”。

3.2 汉英语言迁移

3.2.1 形式迁移

当汉英双语语序相似时易形成正迁移。汉英双语在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语序上相似,如“大房子”可译为“big house”,“喜悦的消息”可译为“happy news”,两者在汉英语中格式皆为形容词加名词,降低了认知难度。

当汉语母语者未掌握外语规则时易引发负迁移。在翻译“喜悦的消息”时 19%的学生译为“happiness news”的名词加名词格式,可见学生对英语名词和形容词的区别并不敏感。

3.2.2 语义迁移

汉英形容词在基础语义范畴上重合部分多,尤其在描述具体属性,如尺寸、颜色、情感时,学生的正迁移明显。82%的学生将“大房子”正确译为“big house”。在“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一题中,“dark”与“黑”语义高度对应,43%的学生使用“dark”来翻译“黑漆漆”。

汉英形容词语义覆盖范围不同易引发负迁移。在翻译“大房子”时,2%的学生使用“large house”,忽略了“big”在英语中更口语化,强调视觉上的大,而“large”则多用于正式语境或形容物理上的尺寸(刘桂玲,2017)。

3.2.3 概念迁移

汉英形容词之间同时存在着语义层面的迁移和概念隐喻的迁移。学生在习得中无意识地将汉语概念投射至英语,影响其表达。

双语间的隐喻相似促进正迁移。47%的学生能正确翻译“He has a white soul”中的“white”。“white”的纯洁性隐喻如“white lie”,即善意的谎言,与汉语“清白”的道德隐喻对应,促进了正迁移。

母语文化背景的错误联想易导致负迁移。在翻译“Today is a white day for the couple”时,1 位学生将英语“white day”(吉日/白色情人节)错误联想到汉语中婚恋概念,误译为“脱单的日子”。

3.3 半结构访谈结果分析

3.3.1 影响迁移的主要因素

在对受访者进行后续의半结构式访谈中,笔者总结出汉语母语者在多语习得中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词汇认知层面,汉日汉字同源易产生正迁移。访谈对象 A,C,J 表示能够借助汉字理解日语含义。此外,语音的正迁移同样明显,D,J 通过英语发音熟悉日语「チョコレート」「コーヒー」等外来词。

然而,汉字字形同样会阻碍学生对日语的理解。D 表示:“激しい不是直接写作激烈的激嘛?很容易联想到激烈,但我查阅后发现还有另外一个释义是严重,这个不太容易想到。”

形式上三语间的迁移现象同样明显。C 表示:“汉语跟英语都是主谓宾,日语是特殊的主宾谓,跟我们语法习惯不一样。”语法结构的差异影响学生的迁移。

3.3.2 应对迁移现象的学习策略

据访谈内容分析,汉语母语者在三语习得中呈现出被动与主动两种特点。

被动策略为主的受访者E建议,学生应放弃一门外语而专攻另外一门。该策略只能短期规避干扰,并不能真正提升外语能力。

采取主动策略的受访者则使用更灵活的方式,如了解历史文化等。

F表示:“西方社会自古是契约社会,需签订严密的契约防止被骗,字词和语法就严谨不给人钻空子,也会有很多细化分支。但在中文里一个形容词就能概括,中文自古是用来管理的,自然要简化降低学习成本。”通过联系历史文化背景减弱母语负迁移。

H则表示:“日语有很多外来语,如果英语扎实,学日文的外来语肯定有特别大帮助。”通过日语中英语外来词的发音来增强记忆,但也可能因发音或拼写相近而混淆。这种干扰在同时学习多语时需要学生有意识防范。

4 结语

本研究从学生的认知角度出发,探究汉英日形容词语言迁移的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汉日汉字同源性容易导致干扰学生,而汉英双语的语序相似性促进学生的正迁移。语义相似时学生的正迁移显著,而不同语言存在隐喻冲突时学生的负迁移明显。

此外,本研究还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了解学生的主观想法,有助于对多语习得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补充,亦对多语学习、教学有启示作用。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研究对象局限于中国南部某大学的本科学生,样本规模较小,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其次,研究方法以横向调查为主,未来可收集纵向数据观察学生多语习得的变化情况。

参考文献

- [1] 蔡金亭,李佳. 语言层迁移和概念迁移的研究方法[J]. 外语界,2016,(04):2-10.
- [2] Bagherian A. EFL Learners' L1 Conceptual Transfer and Its Relation to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English Literature,2012,1(4):152-160.

[3] Laufer, Batia. "Possible Changes in Attitude towards Vocabulary Acquisi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4, 69-75., 1986.

[4] 张菁华,闫玲钰,牛利平,等.《高级英语》攻略英语专业八级考试实证研究[J]. 海外英语,2014,(23):134-135+139.

[5] 刘文静. 中日英通感形容词的对比研究[J].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9,(15):206-207. DOI:10.16534/j.cnki.cn13-9000/g.2019.1760.

[6] 张磊. 汉、英、日三语在词汇上的异同探究[J]. 海外英语,2018,(17):219-222.

[7] 周惠,孔彦君. 中国英语学生量度形容词的习得与概念迁移研究——以 HEAVY 为例[J]. 外语界,2023,(06):72-80.

[8] 蔡金亭. 多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的多维动态理论框架[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24,56(02):226-238+319-320. DOI:10.19923/j.cnki.fltr.2024.02.014.

[9] 刘永兵,张会平.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的二语学习概念迁移理论探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04):37-42. DOI:10.13458/j.cnki.flatt.004102.

[10] 刘桂玲. 认知语义视角下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对比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2017.

[11] 张子洋. 词汇类型学视野下汉日空间形容词词义对比[D]. 大连理工大学,2020. DOI:10.26991/d.cnki.gdllu.2020.003449.

[12] 张悦. 中日色彩词语语义对比初探——以“黑”、“白”为中心[J]. 现代经济信息,2015,(23):380-381.

[13] 陈菁晶. 浅析日语的感情形容词「嬉しい」「楽しい」及动词「喜ぶ」的用法——以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为中心[J]. 新课程学习(学术教育),2009,(08):163-165.

[14] 曹筱萍. 汉英颜色词“白”与“white”的文化内涵对比及其翻译[J]. 南昌高专学报,2008,(04):78-80.

本文获得2024年度华南农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S202410564031),2023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3XWY18)资助。